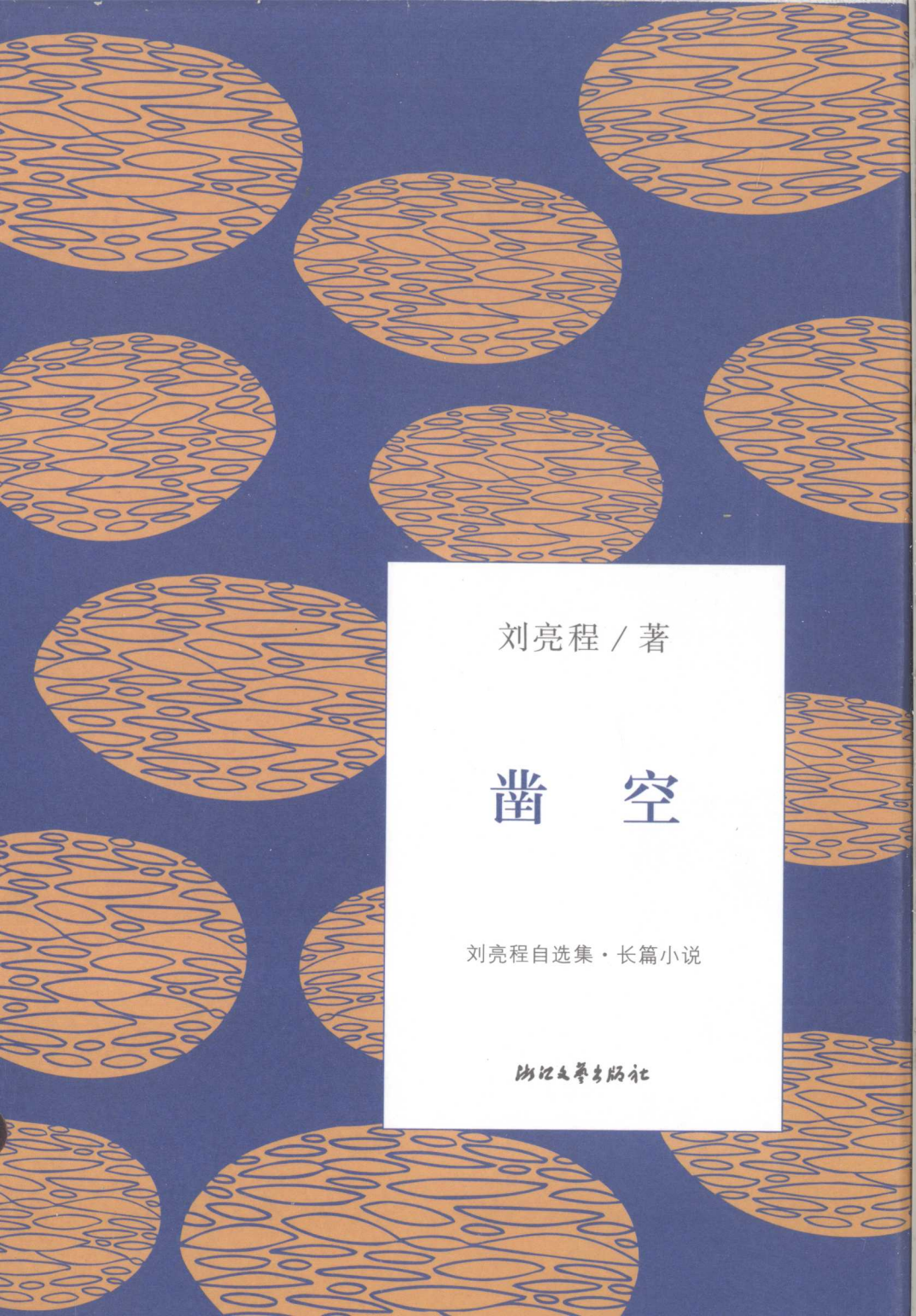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亮程 / 著

凿 空

刘亮程自选集·长篇小说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014004321

I247.57

1526-2

刘亮程 著



凿 空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691082

I247.57
1526-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凿空 / 刘亮程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3.10

ISBN 978-7-5339-3810-9

I. ①凿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5782 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
特约监制 金马洛
封面设计 刘 凇

凿空

刘亮程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 348 千字

印张 13.75

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810-9

定价 4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序

红色 /1 出事 /2 村子没腿了 /4 驴叫 /4

第一章

“腾” /9 宝贝 /11 土里的人 /12 洞 /14 房子 /16 诵经 /18

第二章

相好 /20 地下驴叫 /23 地被捣疼了 /25

驴的身体是一座桥 /25 大巴扎 /27 木头的声音 /27 粮食巷 /28

清真寺 /29 “西气东输” /29 卡瓦（葫芦） /30

第三章

公路的声音 /33 水泥块里的钢筋 /35 挖出好东西 /36 倾听 /37

有人也在挖洞 /39

第四章

铁匠铺 /40 柏油路 /41 坎土曼工程 /44

拖拉机把铁匠铺救活了 /46 车祸 /48 原油 /49 车斗 /49

第五章

亚生村长 /52 黄母狗 /54 要发生事情了 /55 美容院 /58

石油井架 /58

第六章

坎土曼 /62 女主人 /64 铁锨是坎土曼变的 /66 等活 /66

坎土曼是铁锨变的 /67 磨损的铁锨 /69

龟兹佛窟是坎土曼挖出来的 /71 佛像 /73

第七章

艾疆 /76 驴怎么想 /78 一个活法 /80 嫁接 /81

第八章

通气口 /86 咳嗽 /88 哭声传进洞里 /89 路 /90

第九章

库半 /92 起风 /93 解放牌汽车 /93 狗叫 /95 阴森 /96

夜晚的味道 /97 一只羊占两个人位子 /99 比肚子更饿的地方 /100

第十章

玉素甫 /102 打架 /103 一疙瘩铜钱 /105 生土的味道 /107

第十一章

狗知道 /109 村庄的气味都不一样 /110 铁勺铲锅底的声音 /111

轰隆隆 /113 出大事 /114

第十二章

地下村子 /116 向导 /118 工程队 /120 坎土曼老板 /121
一个人的洞 /123 艾布 /125 黑汉 /126

第十三章

挖掘声 /128 王兰兰 /129 洞那头 /131 种子 /132 房子 /133
头顶的驴车 /135 土里的走路声 /136

第十四章

漆黑 /138 空洞的睡眠 /141 等树叶飘落 /141 巷子 /143
夜晚 /144

第十五章

白杨树梢的哗哗声 /148 库房 /149 集体保管种子 /150
副村长 /151 致富 /152 一窝老鼠 /154 会挖洞了 /157

第十六章

墓位 /159 麻扎是最安全的地方 /161 六百年历史 /163 家族 /166

第十七章

毛驴协会 /167 午饭 /169 驴头数 /171 驴档案 /172 黑母驴 /173
阿赫姆说驴 /175 鸡师傅古丽莎 /176 狗师傅艾布 /177
羊师傅是阿不拉江 /177 驴师傅阿赫姆 /178 驴睡觉吗 /178
驴干的活 /179

第十八章

老鼠药 /181 听懂驴叫 /183 灭鼠 /184 外来老鼠 /185

浩浩荡荡 /186 老鼠上吊 /187

第十九章

铁 /190 铁匠铺造的农机具 /192 拖拉机的秘密 /193 铁驴车 /195

一堆烂铁响 /197 铁东西多起来 /198

第二十章

五保户埃希提 /201 坎土曼的声音 /203 割礼 /205

头里的打铁声 /207 危险的事 /208 艾布 /210 黑汉 /212

第二十一章

十三代铁匠 /214 印记 /215 变形 /216 命 /220 兵器 /223

坎土曼的挖痕 /224 各说各 /226 钉驴掌 /227 坎土曼是啥 /228

第二十二章

调查队来了 /230 地窖 /231 中午饭 /233 漏洞 /235 艾布的洞 /236

驴不怕警车 /237 隐瞒 /238 阿訇的话 /240 “就这样吧” /241

第二十三章

拉着心的那头驴乏了 /244 错误 /246 失踪 /248 土里的脚步 /249

适应黑 /252 钥匙 /253 一个人的洞 /254

第二十四章

老村长额什丁 /257 脚印 /259 狗和驴都知道 /261 一茬子人 /262

驴认得谁是村长 /264 驴开会 /265 嘴严 /267 驴是人骑的 /268

第二十五章

棉花开了 /270 洗头房 /271 文化广场 /274 石油井架 /277

开挖 /281

第二十六章

大驴头 /283 文件 /285 三轮摩托 /287 铁牲口 /288

村庄的一半是驴的 /290 驴和拖拉机 /291 羊和拖拉机 /293

狗和拖拉机 /295 人和拖拉机 /298

第二十七章

驴教授来信 /300 坏话 /302 驴报告 /303 驴中间的人师傅 /305

祖先用过的毛驴 /306

第二十八章

驴车路 /309 万驴齐鸣 /310 这辈子没见过的事 /312

驴疯了 /314 驴在叫啥 /314 完蛋了 /316 调查 /319 保密文件 /321

第二十九章

枪声 /324 追驴 /326 天光 /328 逃脱 /330 黄胡子 /331

第三十章

张旺才的洞 /334 铁锨和坎土曼 /335 探子 /338 坎土曼学 /340

第三十一章

玉素甫的洞 /342 埋掉的村庄 /343 春天照旧来了 /345

坎土曼的活又来了 /346 谣言 /349

第三十二章

定数 /352 大号坎土曼 /353 驴自己跑来钉掌 /354 叮叮 /354

第三十三章

说给驴听 /358 驴政策 /359 红头文件 /359

驴叫声里谈买卖 /360 驴脾气 /361 驴为坎土曼操心 /361

驴喜欢歪东西 /363 驴不叫天会塌下来 /363

一种叫等的生活 /364 硬骨头 /365 荒谬 /366 掉下去 /368

第三十四章

张旺才 /370 头顶上的家 /372 测量 /373 挨打 /374 抓获 /376

那些年 /377 挖一个洞走回来 /378 通了 /381

第三十五章

回家 /382 古兰经 /385 声音 /386 爆爆米花 /389 凿空 /391

声音的故事 /396

跋

张金 /399 耳朵 /402

我喜欢写被我视若平常的事物 /407

序

红色

驴叫是红色的。全村的驴齐鸣时村子覆盖在声音的红色拱顶里。驴叫把鸡鸣压在草垛下，把狗吠压在树荫下，把人声和牛哞压在屋檐下。狗吠是黑色的，狗在夜里对月亮长吠，声音悠远飘忽，仿佛月亮在叫。羊咩是绿色，在羊绵长的叫声里，草木忍不住生发出翠绿嫩芽。鸡鸣是白色，鸡把天叫亮后，便静悄悄了。

也有人说黑驴的叫声是黑色，灰驴的叫声是灰色。都是胡说。驴叫刚出口时，是紫红色，白杨树干一样直戳天空，到空中爆炸成红色蘑菇云，向四面八方覆盖下来。驴叫时人的耳朵和心里都充满血，仿佛自己的另一个喉咙在叫。人没有另一个喉咙，叫不出驴叫。人的声音低哑地混杂在拖拉机、汽车和各种动物的叫声中。

拖拉机的叫声没有颜色，它是铁东西，它的皮是红色，也有绿皮的，冒出的烟是黑色，跑起来好像有生命，停下就变成一堆死铁。拖拉机到底有没有生命狗一直没弄清楚，驴也一直没弄清楚，驴跟拖拉机比叫声，比了几十年，还在比。

驴顶风鸣叫。驴叫能把风顶回去五里。刮西风时阿不旦全村的驴顶风鸣叫，风就刮不过村子。

驴是阿不旦声音世界里的王。

天上云一聚堆，驴就仰头鸣叫。驴叫把云冲散，把云块顶翻。云一翻动，就悠悠晃晃地走散。驴不喜欢下雨。毛驴子多的地方都没有雨。民间谚语也这么说：“若要天下雨，驴嘴早闭住。”

往远处走，村庄的声音一声声丢失。鸡鸣五更天，狗吠十里地。二里外听不见羊咩，三里外听不见牛哞，人声在七里外消失，剩下狗吠驴鸣。在远处听，村庄是狗和驴的，没有人的一丝声息。更远处听，狗吠也消失了，村庄是驴的。在村外河岸边张旺才家的房顶上听，村庄所有的声音都在。张旺才家离村子二里地，村里的鸡鸣狗吠驴叫和人声，还有开门关门的声音都在他的耳朵里。他家的狗吠人声也在村里人的耳朵里。

出事

我走到阿不旦村边时突然听到驴叫。我好久听不到声音，我的耳朵被炮震聋了。昨天，在矿区吃午饭时，我看见一个工友在喊我，朝我大张嘴说话，挥手招呼，我走到跟前才隐约听见他在喊：“阿不旦、阿不旦，广播里在说你们阿不旦村出事了。”他把收音机贴到我的耳朵上，我听着里面就像蚊子叫一样。

“你们阿不旦村出事了。”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喊，声音远远的，像在半里外。

我从矿山赶到县城，我母亲住在县城医院的妹妹家。我问母亲阿不旦到底有啥事了，我看见母亲对着我说话，我说：“妈你大声点儿，我听不清。”母亲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她的儿子出去打了两年工，变成一个聋子回来，她着急地对着我的耳朵喊，我听着她的喊声仿佛远在童年。她让

我赶紧到医院去治：“你妹妹就在医院，给你找个好医生看看。”

我说去过医院了，医生让我没事就回想脑子里以前的声音。“医生说，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我的听觉。”我喊着对母亲说。我听见我的喊声远远的，仿佛我在另外的地方。

母亲不让我回村子，她说村子都戒严了。我说，我还是回去看看我爸。母亲说，那你千万要小心，在家呆着，别去村子里转。我啊啊地答应着。

我从县城坐中巴车到乡上，改乘去村里的三轮摩托。以前从乡里到村里的路上都是驴车，现在也有驴车在跑，但坐驴车的人少了，驴车太慢。

三轮车斗里坐着五个人，都是阿不旦村人，我向他们打招呼，问好。坐在我身边的买买提大叔看着我说了几句话，我只听清楚“巴郎子”三个字。是在说我这个巴郎子回来了，还是说，这个巴郎子长大了，还是别的。我装着听清了，对他笑笑。早年我父亲张旺才听村里人跟他说话，第一个表情也是张嘴笑笑，父亲不聋，但村里人说的话他多半听不懂，就对人家笑，不管好话坏话他都傻笑。我什么话都能听懂，父亲张旺才的河南话，母亲王兰兰的甘肃武威话，村里人说的龟兹方言，我都懂。母亲说我出生后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汉语是龟兹语。我不光能听懂人说的话，还能听懂驴叫牛哞鸡鸣狗吠。现在我啥都听不清。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聋了，别人出去打工都是挣钱回来，我钱没挣上，变成一个聋子回来。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

车上人挤得很紧，我夹在买买提和一个胖阿姨中间，他们身上的味道把我夹得更紧。我从小在这种味道里长大，以前我身上也有和他们一样的味道，现在好像淡了，我闻不到。可能别人还能闻到，别处的人还会凭嗅觉知道我是从哪来的。没办法，一个人的气味里带着他从小吃的粮食、喝的水、吸的空气，还有身边的人、牲畜、果木以及全村子的味道，这是洗不掉的。三轮车左右晃动时，夹着我的气味也在晃动，我的

头有点晕，耳朵里寂寂静静的，车上的人、三轮车、车外熟悉的村庄田野，都没有一点声音。

村子没腿了

到村头，我跳下车，向他们笑了笑，算打招呼。我站在路边朝村子里望，看见村中间柏油路上停着一辆警车，警灯闪着。路上没有行人，也没有驴车，也不见毛驴，也没驴叫。往年这季节正是驴撒野的时候，庄稼收光了，拴了大半年的驴都撒开，聚成一群一群。那些拉车的驴、驮人的驴，都解开缰绳回到驴群里，巷子和马路成了驴撒欢儿的地方，村外大麦场成了驴聚会的场所，摘完棉花的地里到处是找草吃的毛驴。驴从来不安心吃草，眼睛盯着路，见人走过来就偏着头看。我经常遇见偏着头看我的驴，一直看着我走过去，再盯着我的背影看。我能感到驴的目光落在后背上，一种鬼鬼的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注视。我不回头，我等着驴叫，我知道驴会叫。驴叫时我的心会一起上升，驴叫多高我的心升多高。

今年的毛驴呢？驴都到哪儿去了？村庄没有驴看着不对劲，好像没腿了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村庄是一个长着几千条驴腿的东西，人坐在驴车上，骑在驴背上，好多东西装在驴车上，驮在驴背上，千百条驴腿在村庄下面动，村子就跟着动起来，房子、树、路跟着动起来，天上的云一起动起来。没有驴的阿不旦村一下变成另外的样子，它没腿了，卧倒在土里。

驴叫

我母亲说我是驴叫出来的，给我接生的古丽阿娜也这样说，母亲生

我时难产，都看见头顶了，就是不出来，古丽阿娜着急得没办法，让我妈使劲。我妈早喊叫得没有力气了，去县上医院已经来不及，眼看着我就要憋死在里面。这时候，院子里的驴叫开了，“昂——叽昂叽昂叽”——古丽阿娜这样给我学驴叫。一头一叫，邻居家的驴也叫开了，全村的驴都叫起来。我在一片驴叫声里降生。

“驴不叫，你不出来。”古丽阿娜说。

我出生在买买提家的房子里，阿依古丽给我接生，她剪断我的脐带，她是我的脐母，我叫她阿娜（阿姨）。我在阿娜家住到三岁，她把我当她的孩子，教我说话，给我馍吃，给我葡萄干。那时我父亲张旺才正盖房子，我看见村里好多人帮我们家盖房子。我记住夯打地基的声音，“腾、腾”，那些声音朝地下沉，沉到一个很深的地方，停住。地基打好了，开始垒墙，我记得他们往墙上扔土块和泥巴，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墙头，一个人在墙下往上扔土块，扔的时候喊一声，喊声和土块一起飞上天。抹墙时我听见往墙上甩泥巴的声音，“叭、叭”，一坨一坨的泥巴甩在裸墙上又被抹平。声音没法被抹平，声音有形状和颜色。

我小时候听见的所有声音都有颜色，鸡叫是白色，羊咩声绿油油，是那种春天最嫩的青草的颜色，老鼠叫声是土灰色，蚂蚁的叫声是土黄色，母亲的喊声是米饭和白面馍馍的颜色，她黄昏时站在河岸上叫我。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出村子住在了河岸，我放学在村里玩忘了时间，她喊我回家吃饭。我听见了就往家走，河边小路是我一个人走出来的，我有一条自己的小路。我几天不去村里学校，小路上就踏满驴蹄印。我喜欢驴蹄印，喜欢跟在驴后面走，看它扭动屁股，调皮地甩打尾巴，只要它不对我放屁。

我的耳朵里突然响起驴叫，像从很远处，驴鸣叫着跑过来，叫声越

来越大。先是一头驴在叫，接着好多驴一起叫。驴叫是红色的，一道一道声音的虹从田野村庄升起来。我四处望，望见红色驴鸣声里的阿不旦村，望见河岸上我们家孤零零的烟囱，没有一头驴。我不知道阿不旦的驴真的叫了，还是，我耳朵里以前的驴叫声。

我听了母亲的话没有进村。从河边小路走到家，就一会儿工夫。我们家菜地没人，屋门朝里顶着，我推了几下，推开一条缝，手伸进去移开顶门棍，我知道父亲在他的地洞里，我走进里屋，掀开盖在洞口的纸箱壳，嘴对着下面喊了一声。我听见我的声音，也听见喊声在洞里的回响。我知道父亲会听见，听见了他会出来。

我坐在门口看河，河依旧流淌着，却没有了声音，河边的阿不旦村也没有一丝声音，这个村庄几天前出了件大事，它一下变得不一样。也许是我变得不一样，我的耳朵聋了。

耳聋后我瞒着母亲和妹妹去过两次医院，前一个医生让我住院治疗，我摇摇头，说我没钱。后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个不花钱的方子，让我没事就回想：“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你的听觉。”我望着医生，直摇头，脑子里空空的啥声音都没有。

“那你回想小时候村子里的声音。”他不问都知道我是村子里出来的人。

往村里走的一路上，我都在回想这个村庄的声音，我以为那些声音都死掉了。刚才在村边听到驴叫我有高兴，我知道它们还在。我坐在河岸上，想着村子里所有的声音，我不知道这个由声音回想起来的村庄，离现实的阿不旦村有多远，就像我耳聋以后，身边的声音变远，那些早已远去的声音背后的故事却逐渐地清晰起来。这是一个聋子耳朵里的声音世界，我闭上眼睛回想时，我听到了毛驴的鸣叫，听到铁匠铺的打铁声，听到这一村庄人平常安静的龟兹话语，听到狗吠羊咩和拖拉机汽车的轰

隆声，再就是我父亲挖洞的声音。他挖了二十多年洞，耳聋之后我才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。

他该出来了吧。